

概念功能视角下狄金森的死亡诗解读——以《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为例

王文茜

(青海民族大学 青海省西宁市 810007)

摘要：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概念功能为理论基础，探讨了美国女作家狄金森《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一诗中的及物性过程、语态和逻辑语义关系在诗歌意义表达上所起到的作用，得出以下结论：物质过程数量上的前景化突出了该语篇的画面感；主动语态的使用有助于彰显另类的死神形象，并反映出诗人对于死亡的想象和态度；延伸和增强的语义关系使得语篇饱含深度，同时推动诗歌中心思想的呈现。通过对诗歌语言形式的深入解析，不仅能够揭示诗歌主题，还有助于我们学习和借鉴优秀作品的创作手法并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关键词：功能语言学；概念功能；《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function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transitivity, voice and logical semantic relationship in the expression of poetic meaning in Dickinson's poem because I can't stop and wait for death, and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 foregrounding of the number of material processes highlights the sense of picture in the text; The use of active voice helps to highlight the alternative image of death, and reflects the poet's imagina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death; The extended and enhanced semantic relationship makes the discourse full of depth, and promote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entral idea of poetry.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form of poetry, we can not only reveal the theme of poetry, but also help us learn from the creative techniques of excellent works and improve our literary appreciation ability.

Key words: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onceptual function; Because I can't stop waiting for death;

1. 引言

博尔赫斯曾言：“死亡是活过的生命，生活是在路上的死亡”（王永年，陈众议 1996）^[5]。在中西方文学界，“死亡”都是经久不衰的哲理性话题，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于死亡的关注展现了作家对于生命的关怀，他们强调通过彼岸世界返回审视现实生存的意义。在西方的众多诗歌作品中，“死亡”象征着永恒与不朽。通过对这类语篇的语言表现形式的分析，能够揭示语言所要表达的具体意义，进而帮助人们获得一种克服死亡恐惧的超然精神体验，并启发人们对于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关系以及现实生存意义的思考。

本文要分析的是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的一首题为《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的死亡诗。狄金森作为二十世纪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领军作家，一生留下 1800 余首诗，其中多达 600 首谈论到“死亡”，可以说“死亡”主题贯穿了她的诗歌作品。这首《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在她所创作的死亡诗中颇具影响力。在文学界，已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探讨，但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尚不多见。徐鹏飞和田兴斌(2020)认为，运用语言学理论赏析文本会更加客观直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相关概念可以为文本分析提供可应用的分析框架^[6]。本文的理论基础是系统功能语法中三大元功能之一的概念元功能，遵循功能语篇分析(如 Egging 2004；黄国文 2018)的研究过程^[7]，旨在揭示语言形式的选择在诗歌表达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探索诗歌更深层次的意义。

2. 理论支撑

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 1994;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认为，语言产生于人类社会活动当中，充当人们的交流工具，在不同语境下承担不同的功能^[24]。元功能是功能语言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Halliday 将其进行了分类，其中包括：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这三大功能共同构建了语言中的意义潜势。本文主要以概念功能的视角对狄金森的这首诗展开分析。

概念功能视角下，语言承载着人们在现实乃至心理世界中的诸

多经历(胡壮麟等 1989)^[8]。该功能又可划分为两个子功能，即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经验功能强调语言具有表现存在于主客观世界中的不同过程和具体事物的作用(胡壮麟等 2008)^[9]，主要由及物性和语态体现。及物性系统在概念功能中占据核心地位，该系统把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众多经历和感受以不同的过程类型进行区分，并将各种过程中涉及到的参与者和环境要素体现出来(胡壮麟等 2008)^[9]。及物性系统包含六大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存在过程和言语过程。语态能够指明一个过程是和哪个参与者先产生关联的。逻辑功能表明，语言作为思维工具能够体现多个意义单位之中所蕴含的逻辑关系。

3. 诗歌框架

艾米莉·狄金森所著的这首《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诗歌的标题是“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整首诗主要分为 6 小节，每个小节有 4 行，共计 24 行。为了能够更加方便地分析诗歌，现给该诗歌的每一行都编了号，具体编号如下：// (1)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2) He kindly stopped for me—/ (3) 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 (4) And Immortality./ (5) We slowly drove—He knew no haste/ (6) And I had put away/ (7) My labor and my leisure too./ (8) For His Civility—/ (9) We passed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10) At Recess—in the Ring—/ (11) We passed the Fields of Gazing Grain—/ (12) We passed the Setting Sun—/ (13) Or rather—He passed Us—/ (14) The Dews drew quivering and Chill—/ (15) For only Gossamer, my Gown—/ (16) My Tippet— only Tulle—/ (17) We paused before a House that seemed/ (18) A Swelling of the Ground—/ (19) The Roof was scarcely visible—/ (20) The Cornice—in the Ground—/ (21) Since then—'tis Centuries—and yet/ (22) Feels shorter than the Day/ (23) I first surmised the Horses' Heads/ (24) Were toward Eternity—//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该诗所表达的意义，这里引用译文(同样加上编号)：// (1) 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 (2) 他殷勤停车接我——/ (3) 车厢里只有我们俩——/ (4) 还有“永生”同座。/ (5) 我们缓缓而行，他知道无需急促/ (6) 我也抛开劳作/ (7) 和闲暇，以回报/ (8)

他的礼貌——/ (9) 我们经过学校, 恰逢课间休息/ (10) 孩子们正喧闹, 在操场上/ (11) 我们经过注目凝视的稻谷的田地——/ (12) 我们经过沉落的太阳——/ (13) 也许该说, 是他经过我们而去——/ (14) 露水使我颤抖而且发凉——/ (15) 因为我的衣裳, 只是薄纱——/ (16) 我的披肩, 只是绢网——/ (17) 我们停在一幢屋前, 这屋子/ (18) 仿佛是隆起的地面——/ (19) 屋顶, 勉强可见——/ (20) 屋檐, 低于地面——/ (21) 从那时算起, 已有几个世纪/ (22) 却似乎短过那一天的光阴/ (23) 那一天, 我初次猜出/ (24) 马头, 朝向永恒——//

4. 分析

(1) 经验功能

基于经验功能中及物性系统的六大过程的具体概念对该诗歌进行了深入分析, 发现它由 20 个主要过程 (process) 组成, 具体为 10 个物质过程、7 个关系过程和 3 个心理过程。不同的及物性过程反映了人们在现实和内心世界中的各种体验, 展现出不同的功能。

物质过程即做事的过程, 一般由施动者、目标和环境成分这三要素来表现。在这首诗中, 物质过程占绝对比重, 展现了诗人以动态的视角描述着这场由死神驾着马车带领“我”和“永生”进行的人生之旅。在这 10 个物质过程中, 施动者集中于 I、he、we 和 the carriage, 反映了这场旅途中的全部参与者和出行工具。诗的标题即第一句, 句中的物质过程奠定了整首诗叙事型语篇的基调。其中施动者为“I”, 目标为“death”。开篇将整首诗的主要参与者呈现出来, 有助于迅速将读者带入事件情境中。we 是指“我”、“死神”和“永生”, 共承担 5 次施动者角色, 充分展现了“我”与死亡、永生紧密相连, 与他们一路并肩同行的独特画面。物质过程中的几个动词“stopped”、“held”、“drove”、“passed”和“paused”的使用, 动态地再现了这场旅途从头到尾的行动过程。诗中, “passed”一词连用了 3 次 (第 9、11、12 行), 目标分别为“the school”、“the fields of gazing grain”和“the setting sun”。诗人通过这三个物质过程巧妙地展现了人生的三个主要时期——童年、青年和老年, 构建了一幅完整的生命周期图, 同时使得“生”变得具体可感。第 (6) (7) 行中物质过程的动词和目标分别为“put away”和“my labor and my leisure”, 展现了诗人抛下人世中的一切, 欣然接受死神邀请的行为, 侧面体现了诗人对待死亡时超然脱俗的态度。第 (2) (5) 和 (8) 行中的“kindly”、“slowly”和“for his civility”是物质过程中的环境成分, 都与死神相关。这三个环境成分共同刻画了一位具有人类言行举止特征的“死神”形象: 不是传统的身着黑袍、手握镰刀的魔鬼, 而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可见, 诗人对待死亡的感受不是畏惧和避讳, 而是抱有一定程度的憧憬和崇拜。对于死亡的形式构建, 诗人通过大量的物质过程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 生动地表露在了字词之中, 突出了诗歌语篇的画面感, 进而展现了诗人独特的死亡观。

关系过程能够体现两个实体之间所存在的逻辑关联, 包含归属、识别两种类型。归属型关系过程反映某实体所具备的属性, 即“a 是 x 的一种”。识别型关系过程是用某一实体来对另一实体的具体身份进行确认, 即“a 是 x”。该诗歌中, 关系过程共有 7 处, 分别第 (14) (15) (16) (17) (18) (19) (20) 和 (21) 行。其中, (14) (15) 和 (16) 行的关系过程属于识别类, 其余行的关系过程则是归属类。在 (15) 和 (16) 行中, 被识别者分别为“my gown”和“my tippet”, 识别者为“gossamer”和“tulle”, 而体现识别意义的词“was”均被省略。这两句描绘了“我”的着装——薄纱礼服和绢网披肩。可见, 诗中除了刻画了死神的形象, “我”的形象也在这两句中略微展现了出来。从“only”这一环境词可看出在这漫长的旅途中, 我这单薄的衣衫根本无法抵御夜晚的寒凉, 侧面

反映出“我”在死亡面前处于劣势的状况。(17) (18) (19) (20) 行包含归属类关系过程, 关系载体分别由“a house”、“the roof”和“the cornice”充当, “a swelling of the ground”、“scarcely visible”和“in the ground”为载体属性, 关系过程主要通过“seemed”和“was”来体现。死神、永生和“我”在经历了漫长的行程后, 停在了一个屋子前。诗人通过归属类关系过程赋予了这个屋子低矮、狭小的外观特性。根据这一特性, 再结合死亡的情境, 读者便很容易将这个特别的“屋子”与“坟墓”建立关联。乘坐了一天的马车, 死神将“我”带到了坟墓面前, 诗人以隐晦的方式向人们传达了死亡无法避免、肉体终被埋葬的严肃现实。(21) 行同样是归属类关系过程, “it”为关系载体, “centuries”为载体属性, 关系过程由“is”体现。“我”和死神的旅行并没有终止在坟墓前, 甚至继续前行了好几个世纪。通过这一关系过程, 可看出在诗人眼中死亡虽然无法避免, 却并不意味着它是生命的终点站。

心理过程反映人们的内心活动, 诸如感觉、反应和认知。这一过程主要涉及两个参与者, 即心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 分别作为感知者和被感知现象 (胡壮麟等 2008)^[9]。该诗歌中共涉及 3 个心理过程。第一个心理过程出现在第 (5) 行, 其中感知者为“he”, 即死神, “knew”为认知动词。死神并不急于带领我走向死亡, 而是很有耐心地缓缓前行, 也许是考虑到“我”的心情。这一心理过程将死神体贴、宽容的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使得死神的形象更加具体, 仿佛他是有着独特人格的真实存在的人。这句话实际上折射出了诗人自身对待死亡所持的淡然、从容的心理。第二、三个心理过程 (22、23 行) 的感知者分别为被省略的“it”和“I”, 实际上都反映的是诗人自己的心理。以第一人称形式为感知者, 有助于拉近我们与特定情境的心理距离, 身临其境, 想诗人之所想。(22) 行的被感知对象是“centuries”和“the day”, “feels”为认知动词。死神用一天的时间带“我”回望了人生的各个时期, 让“我”觉得生与死不过是短短的一瞬, 几百年也在须臾之间流逝。(23) 行的被感知对象是“the horses' heads”, “surmised”为认知动词。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诗人最终总结出了自己的生死观: 死亡意味着永恒。在诗人眼中, 永恒在死亡的彼岸, 而死亡则是永恒的前提。通过心理过程, 诗人构建了一个颠覆传统认知的“向死而生”的生命过程, 升华了死亡的概念, 三个认知动词的使用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于死亡的深刻思考和认识。

语态同样也是能够体现概念功能的一个重要形式, Halliday (2008) 认为语态包括中动型语态和非中动型语态两大类, 后者又由主动型和被动型语态构成^[9]。分析发现, 狄金森的这首死亡诗均采用主动语态, 尤其体现在“我”和死神的互动中。这说明“我”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行为不是死神强加给我的, 实则源于自己不避死亡而追求永恒的心理状态和态度, 同时反映出诗人对死亡所存在的美好想象。

(2) 逻辑功能

逻辑语义关系大致包含扩展类 (expansion) 和投射类 (projection) 两种, 其中详述、延伸和增强是扩展的三种方式。该诗歌中主要体现了延伸和增强的关系。在 (17) ~ (20) 行, 诗人对所停驻的屋子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描述——仿佛是隆起的地面, 进而诗人展开了对其屋顶和屋檐的细节描写。增强指一个成分通过对空间和时间等意义的修饰或限制来增强另一成分的语义, 包括时间、空间、方式和原因条件等。诗人在诗歌结尾留下了一个猜想: 死亡之路朝向永恒, 这便是整首诗最终要表达的主题。分析该诗歌的逻辑语义关系, 可以发现诗人通过延伸关系显示了这趟死亡旅程中她所经历的种

(下转第 279 页)

环境保护。

2. 人文理念的整合

在景观设计中,运用地区地域文化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准则。景观设计为人们切身利益服务作为重要理念,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运用过程中,不要与地区文化的切入点相冲突,要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多亏了人类和文化区域概念的综合应用,有可能提高人文和艺术景观的景观设计,提高吸引力和亲和力,让人进入现场,感受人们的感情和区域景观已回到故乡的感觉。以人为本的原则是生态景观人文思想的重要元素核心思想,对人性的追求体现了对人的尊重。生态景观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明确目标,需要创造环境景观,人类需要精神愉悦。例如,在环境景观设计中,我们需要通过与居民的真诚交流来研究生活空间的特性,从而鼓励设计来尊重精神世界和客观性需求,并从不同方面塑造人们的精神需求,即对生态景观的反思。同时,生态园林绿化环境本真时真敢真性情和园林以人为本的设计与景观设计更容易产生共同点,特别在生态城市景观,感到幸福的生活质量,重视学生生态旅游景观的感觉,不可避免的情感注入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及当地,从而建立强大更合理的生态景观。

波这个城市地域文化元素,创造了丰富的景观内涵,增添了一个创意景观文化展示。

三、区域文化在园林绿化中的具体应用

1. 区域文化在景观中的建筑应用

在现在的景观设计中,地域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景观继承和发展,景观的功能也会影响着园林建筑的景观设计。对于经济、社会、文化的景观的地区开发适用的技术都具有深刻影响,我们的教师,是建筑景观的文化意义宣传者,传承我国优秀的景观园林优秀设计在现代建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可以提高景观设计在建筑中的要求使得创作更加完善更美丽。中国悠久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建筑文化特征,形成了各种多姿多彩的地域性的建筑设计风格。在景观设计中,可利用当地独特的文件建筑元素,提升景观建筑独特魅力的文化特点,提高景观设计内涵。

2. 区域文化在景观中的应用

在景观设计开发的过程中,对于植物造型的设计以及种植的样

式和方式不仅影响到到园林景观的美观,并且是园林生态环境建设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园林植物种植设计过程中,在园林植物种植构造设计开展过程中,既要遵照具有可观赏性的美感准则,又要遵循爱护大自然生态环境的准则,以确保当地的适当生长和整体的生态美。秦皇岛渤海南部毗邻工程在秦皇岛河公园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附近的辽宁、北京、天津西部、和最佳的沙滩上,我国的旅游景点,北面,自史以来,地域文化的核心和秦皇岛河之水,汤公园的设计元素的概念框架的设计,比如基础上增加一个红色钢和铁,包括远足设施、种植植被、照明、投影等。在在满足现代景观设计需求的同时充分尊重当地地域文化,原有的自然河流走廊,生态多样性得以保留。此外,丝带精致优雅,秦皇岛以水域特征为代表的地域文化。

四、结语

在景观设计中地域文化的意义不言而喻。地区文明发展不仅可以丰富了设计的内涵,此外,景观美化工作促使一个城市环境更干净,更地区化,同时促进当地文化。景观与传统区域文化是彼此关联的,相互作用。区域文化只有在充分理解其元素的特殊性、风俗和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的情况下,能更好的在景观设计中生动地诠释表达出来。景观设计也是传统区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元素,在景观设计创作过程中升华区域文化的详细细节方面。以文化为基础的景观设计,设计师应利用文化场地的基本特征,最大限度地运用现有的地域文化符号,并使用元素的景观美化为切入点来创造空间,人的行为特征与文化区域。在设计整个城市的文化发展环境时,我们应该追求和辐射当地企业文化的巩固,而不是寻求模仿和盲目,设计师应该把场地的眼睛和探索的文化和教育专业人士,然后创造性地设计的景观系统生动地传达传统文化,如何改善区域设计为核心功能,满足化景观设计师在继承和发展成为设计师的关注。

参考文献

- [1]王婷婷.地域文化元素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20(03):99-101.
- [2]付旭燕,朱鲜燕,孔雪薇,邱天爽.节约型生态园林景观设计与植物配置方法探析[J].安徽建筑,2020,27(06):26+31.

(上接第277页)
种细节,而增强关系则折射出了诗人对于诗歌内涵的升华。

5. 结语

本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篇分析上的可操作性,探讨了狄金森的死亡诗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从概念元功能的视角,包括及物性系统、语态和逻辑语义关系,阐释了诗人通过语篇所描述的这场独特的死亡之旅以及诗人对于死亡的丰富思考。本文分析表明:其一,就诗歌中及物性过程而言,由于物质过程数量的前景化,使得诗歌语篇的画面感十分突出,这便是该诗歌具有强烈视觉感的语言学原因。再通过研究各过程在语篇中的分布,发现诗歌的前三节主要为物质过程,后两节主要为关系过程,最后一节主要为心理过程,这与诗歌中“我”的情感转变相吻合——从轻松惬意到悲凉无助最后再到醒悟释然,说明诗人一方面通过物质过程来表现其面对死亡时从容的心态,另一方面通过关系过程表明人无法避免死亡这一残酷事实,最后的心理过程则包含了诗人对于死亡真相的揭示:死亡并非人生旅程的终点,而是朝向永生和不朽的起点。其二,在语态方面,诗歌均采用主动语态,展现了在这趟死亡旅程中,“我”不是被死神强行带走,而是自己欣然接受他的邀请的心理状态。不仅有助于刻画死神温柔体贴的独特形象,也反映出诗人对于死亡的美好想象和超然脱俗的态度。其三,在逻辑语义关系上,

诗歌中主要体现了一种延伸和增强的关系,使得诗歌语义连贯且具有深度,同时为展现诗歌的中心主题而服务。

语言包含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经验和认识,而通过语言进行描述的现实世界同样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艾米莉·狄金森在这首诗中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形式架构了她的生死观——以平静从容的态度对待死亡,人类的心灵将会获得永生。这种对于死亡的迥异看法深深影响着人们对于人生意义和生命归宿的思考。同时,诗人希望在诗歌中呈现的这幅死亡旅程中的“人生风景图”也决定了她对于语言形式的慎重选择。通过对该诗歌进行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概念功能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经典作品的写作手法并且提高对于文学的鉴赏能力。

参考文献:

- [1]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M].王永年,陈众议,译.海口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 [2]徐鹏飞,田兴斌.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看自然诗歌——以威廉·华兹华斯的《写于早春》为例[J].汉字文化,2020(12):132-134.